

再議儒家對超人類主義的態度

Reconsidering the Confucian Attitude toward Transhumanism

陳志偉

Chen Zhiwei

Abstract

Superhumanism or posthumanism has become our reality. To deal with the resulting humanitarian dilemma, we can consult the abundant theoretical resources provided by Confucianism. Confucius's "The Gentleman is No Vessel", Zengzi's important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and Mencius'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contribute valuab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or reflection on the real-world consequences of transhumanism.

王珏博士《儒家視角下的超人類主義反思——如何監管我們的後人類未來?》一文，主題極為重大，因為它關係到我們未來的可能性：是陷入機械技術控制的必然性中，還是保持並開顯出新

陳志偉，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國西安，郵編：710100。
Chen Zhiwei,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Arts, Xidian University, Xi'an, China, 710100.

《中外醫學哲學》XIX:2 (2021年)：頁 135-13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19:2 (2021), pp. 135-138.

© Copyright 2021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的充滿蓬勃生機、自由開放的多樣世界？一方面，王珏博士文中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因為 NBIC 技術（納米技術、生物技術、資訊技術和認知科學的彙集）在當下這個時代已經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基因編輯技術已不是純粹的理論或實驗，而是真實地進入到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改變了或正在改變人類的生命存在形式；(王珏 2021) 其次，該文提供的思路也啟人以新思：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在對抗或監管超人類主義危機中真的能發揮如此大的作用嗎？

從儒家的特定觀念來看，王文的設想是有道理的，但不僅只有錢穆先生特別強調的“天人合一”(王珏 2021) 的儒家理念能提供思路，儒家學說中的其他觀念也同樣為反思超人類主義所帶來的現代性問題有所貢獻。本文從三個方面對王文做一些補充，即：孔子“君子不器”的主張，曾子的孝觀念，以及孟子反駁告子以“人性”為材料製作仁義的內在邏輯。

孔子明確主張“君子不器”(《論語·為政》)，朱熹解釋說：“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朱熹 2012, 57) 真正的人不能令自己變成某種器物，因為器物只具備特殊功用，一旦成為某種器物，此人也就被限制了，無法呈現其所應擁有的其他可能性。就此而言，孔子明確區分了人與物，人不能被等同於物，因為他擁有超越物的維度，即“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不會被“一才一藝”所局限。既然孔子承認人不同於物，他必然反對以待物的方式來待人，而超人類主義恰恰是將人體看作是可以像加工物一樣的物件，精心打磨，重新組裝，以技術手段給人附加上他本來所沒有的功能。“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強調的不是人的無所不能，而是其自然擁有的無限可能性。以技術手段給人附加上他本來沒有的功能，貌似擴展了人的能力，其實是剝奪了人依據其自然本性展開他的可能性的機會，這對於孔子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曾子以“孝”著稱，體現曾子之孝的一個典型事例是他去世前的表現：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論語·泰伯》）

對這段話，朱熹解釋說，曾子平時就主張身體髮膚受之於父母，不敢毀傷，所以手足指趾都盡量保全，及至大限將至，才最終放下心來，再也不用擔心身體髮膚會受到傷害了。（朱熹 2012，103）曾子以其所保全的身體向門人展示，表明他對身體髮膚的重視程度。“孝”是儒家最核心的德性之一，曾子的如上行為雖然在當代社會已經不太具有借鑒意義，但以儒家立場來看超人類主義和後人類主義對身體的肆意設計與改造，由孝觀念引致的對自我身體的敬畏之心，是無法接受的。因為按照儒家的看法，身體不僅僅屬於自己，它還是宗族延續和人類繁衍的載體，其價值超出了單純自我本身。

在《孟子·告子上》開篇，告子提出了對人性的一種理解，即把人性看作是類似於杞柳一樣的材料，我們可以用杞柳製作杯子，也同樣可以用人性製作出仁義。對此，孟子予以嚴厲駁斥，在他看來，人性的根本特點是價值屬性，而不是材料義的物質屬性。將人性看作是可以加工的材料，就是無視其價值屬性，而使其成為某種物。按照朱熹的觀點，如果像告子所說的那樣，人性本來沒有仁義等價值屬性，“必待矯揉而後成”（朱熹 2012，331），那麼就會導致孟子隨後斷定的“戕賊人以為仁義”，告子的言論是“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對於儒家而言，通過改變人的性狀以達到道德的目的，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而道德的成就或德性之養成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目的之一，因此“戕賊”人體（設計、改變、重新裝置人的身體，包括基因重組和編輯等）以達到提升人的各方面技能的情況，就是儒家更不可能容忍的了。

很顯然，從孔子的“君子不器”，到曾子那種強的孝觀念，再到孟子對人性的理解，這是一個層層遞進的致思理路。孔子給儒家確定了整體性的對人的理解，也可以說是定下了一個總的基調，即人、物是有嚴格區分的，首先作為個人，她(他)不能將自己器物化；其次，從群體的角度看，儒家也不允許任何將人當作是器物的傾向，因為器物總是手段，而人必須被當作目的來對待。曾子的強的孝觀念突出了儒家看待身體的根本態度，即對來自於父母的身體，我們應該保有基本的敬畏感從而要倍加珍惜，不能太過肆意地改變、重置身體。如果說曾子從外在方面給我們提供了重新審視超人類主義的視角，那麼孟子則從內在維度給這種審視賦予了更豐富的價值內涵，並且有力地回應了孔子“君子不器”的命題。在孟子看來，人不是可以任意處置的材料，道德屬性不應該是違背人的天性而人為製作出來的，超人類或後人類的製作主義和裝置主義在人性的層面上不會被儒家所接受。如果儒家的如上觀念成為人類的共識，能不能從根源上杜絕人類扮演上帝的角色對人體、基因乃至人的大腦、思想觀念等予以設計、重置的現象或傾向？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王 珏：〈儒家視角下的超人類主義反思——如何監管我們的後人類未來？〉，《中外醫學哲學》，2021年，第XIX卷，第2期，頁101-128。
WANG Jue. “A 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ranshumanism: How to Regulate our Posthuman Fu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Vol. 19, No. 2, 2021, pp. 101-128.
- 朱 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ZHU Xi. *Collected Notes on the Chapter and Sentences of the Four Books* (Beijing: China Book Bureau, 2012).